

走进重建的代王府，青砖绿瓦经灯光映照，显得古朴、深邃、富丽和辉煌，有种穿越旧时光的感觉。明代的代王府依皇家藩王规制建造，从此在大同古城东北方落地，构筑方正，庄严威武，形成塞北最为壮观的王府建筑群落，被誉为“塞上小故宫”。它安稳一方水土，镇守边关，经历过边城的稳定、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岁月。可惜几经战火焚毁，昔日王府的盛景化为残垣废土，成为大同人数百年来心头缺憾，世人皆盼王府再现。

2011年，大同市政府启动重建代王府工程，在荒芜已久的旧府址，耸立起上百台塔式起重机，古建工地沸腾了，焕发出盎然生机。砖石、钢筋、构件及水泥沙子运进了场地，机车轰鸣，人影晃动，匠声回荡，在遵循明代官式营造技艺的过程中，一榫一卯精准对接，一梁一柱校正水准。一年又一年，车来人往的大同人，天天见证着一座座古建筑、一院院古宅第，渐渐在废墟复原崛起。塔吊无言，它在月光里，它在风雨中，它在朝阳及暮色里，一起落落，日夜值守，朝夕伫立。2019年，历时近十年的古城复建，使昔日完整的代王府，矗立在众人眼前。明代王城的风貌，终于回到了人间。

现在的代王府，坐北朝南，三轴铺开，格局非常规整有序。裕门端正开阔，沉稳的斗拱、舒展的屋檐，能看出是当年代王处理要务、举行仪式的场所，严肃而庄重；走进后院，雅致安静，旧日生活起居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向东看，院落里祭祀、安居设施俱全；看西边，有礼敬山川、社稷祭祀规制。层层递

进的院落、步步抬升的台阶，七进院落的气势、旧时礼制的规矩，被完整还原，外人难辨新旧。这种真实再现，向世人昭示着旧时的王城生活场景，没有张扬，也不浮华，有种镇守一方的从容气度。

晚上，代王府最富人间温情。被灯光点燃的建筑群，呈金色、蓝色、绿色及其他颜色。以《天下大同》为主的20多种演艺轮番上演，让游客目不暇接。我们一行人都各自奔赴喜爱之处了。打铁花在空中绽放，民俗小戏热闹上演，宫廷乐舞婀娜多姿……歌声、乐声、鼓声和欢呼声，使沉寂了几百年的代王府鲜活起来。

代王府外墙旁，百十平方米的绿草坪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碧绿如茵，有坐着聊天的，有看手机的，小孩们则抱着各种花色气球及玩具，投掷、奔跑或追逐嬉戏，朗朗的笑声不时传来。一边是巍峨古建，一边是现代安逸，这种兼顾古今生活的体验，让古今诗意尽数流淌。

我想到古人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的话语。随着物质生活稳步提高，人们对精神文化、人文景观的向往更加强烈。代王府重建回归百姓视野，顺应了大众对审美意境、人文诗意的精神渴求。

走出代王府大门，夜幕正浓，古城灯明。走到钟楼，我不由自主地回身再向代王府望去，月亮西下，塔吊更加高大魁梧。代王府，仿佛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，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让裕门城楼檐角的铃声，述说着自己历经百年的沧桑；对着沉默的塔吊影，犹记过往，倾诉衷肠。

诗 歌 苑

叶的坚守（外一首）

○ 尹重阳

一朵花
从含苞待放
盛开娇艳欲滴
吸引了
无数煽情的
蜂蝶共舞

那一抹
惊艳的目光
写满赞誉
骄阳下
坚守的绿叶
捧红了初心

心 语

梦语呢喃
露珠在星夜里
静静流光
捧起细碎的莹亮
悄悄告诉清风
别惊了一帘幽梦

月亮远行
一封家书挥洒
让心事宣泄
一只雀欢呼跳跃
黎明的微光乍现
不必窃窃私语

静 中 成 友

○ 厚 圃

明代陈继儒在
《小窗幽记》里就提到
了沉香：“净扫一室，用博
山炉蒸沉水香，香烟缕
缕，直透心窍，最令人
精神凝聚。”

诉了我们那个时代的情状：“香事”已非皇室贵胄所独享，而是走入了寻常百姓家。

深圳每年都有茶博会，常见香道的表演，香艺师们着古典服饰斗香、打香篆，通过取香、看香、闻香等环节传播着这种古老的文化，但看客如我对香道仍是一知半解。对于香道、茶道、花道这诸多的“道”，我还是比较粗鄙地认为，要跟自己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以实用为要，而不必过于强调繁复和精美的形式。当觉得心有所扰，又或者无所事事，我就会点上一根香，或一盘香，像渴了就喝点水那样自然，于一呼一吸之中与之亲近，寻得自在，这倒是多少应了黄庭坚在《香十德》中所说的“静中成友”。闻香虽属味觉，实可养心，可贵为至交。至于像丰子恺先生所说的“静看炉烟，可助思想”，那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，若果真如此，只能算作意外的收获。

我眼下常用的有两只香炉，一只足圈足狮耳老铜炉，造型简洁大方，为珊瑚堂主人所馈赠。它长年摆在客厅茶

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寒山不是山（6）

○ 墨 耘

杳杳寒山道，落落冷涧滨。
啾啾常有鸟，寂寂更无人。

白马本是马，它是一个科学归类的要求：白是皮毛，马是骨肉；无论皮毛怎么换，骨肉始终未变。白马非马，是语言的把戏；白马本是马，是尽人皆知的常识。概念可以切割，但众生自有归合，无

老领导姚怀亮先生

○ 李育善

单位4个人，在一个办公室。他常常是早到迟走，我们也不好意思迟到早退。一坐到桌前，就各忙各的，他一屁股能坐到下班。偶尔中途抽烟时，跟大家开开玩笑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开始分配工作，让我写商州城建志。一周后，他要看我写的志稿，一看，眉头皱成个疙瘩，说，写志书，不是写小说，语言要朴实、简洁，不能修饰，要述而不论……

他不避人，说得我脸红到脖子。后来，凡新进的同志，工作上的问题，他同样是当着大家面批评。过后，他没事一样，该关心同事照样关心，像让嫂子给我张罗找对象等。

单位每天都有人值班，负责打扫卫生、打开水。办公室在四楼，那时年轻，我一口气从机关水房提四壶开水到办公室，一点不累。

那时没暖气，也没装空调，冬天全凭烤木炭火取暖。没有柴火，他手把手教我怎样用报纸笼火。

记得第一次笼火，我一早6点半就到办公室，按他说的，把几块木炭架起来，撕下半张旧报纸，卷成一个纸筒筒点着，放到木炭下慢慢烧。可我都烧掉三个半张报纸，大家都来上班了，火还没笼着，房子纸灰乱飞，我的脸也成了“花老虎”。大家都笑，他也是又好气又

座，用于焚燃线香。另一只是力士举鼎熏香铜炉，置于书案之上，塔香、盘香和香粉皆可用。我对香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一些是朋友往来时送的，一些是自己偶得的。个人以为沉香的气味比较温和内敛，又有些飘忽不定，香体烧尽后仍有余味久久不散，能够让我静下来。明代陈继儒在《小窗幽记》里就提到了沉香：“净扫一室，用博山炉蒸沉水香，香烟缕缕，直透心窍，最令人精神凝聚。”与深圳毗邻的东莞曾盛产“莞香”，是沉香中的珍品，屈大均的《广东新语》就专辟一节写它。据说“莞香”香气甜蜜清幽，芬芳宜人，且发香的时间较长。我曾去过东莞多次，皆因行色匆匆，无缘到寮步镇牙香街这个古代最著名的“香市”旧址去看看，顺便捎点“女儿香”回来。

至于檀香，我倒是喜欢它的浓郁奔放，尤其是老山檀的气味，醇浓厚重，古韵悠远。檀香的妙处，是能让人感觉“远”起来。深夜点一根老山檀，如入山中古寺，深幽而又静穆，可排除各种私心杂念，东坡居士所言的“无事此静坐，一日是两日”正是此种感觉。

不管是哪种香，除了可以养神养心，听说还能治疗身体上的一些疾病，古人还曾用香来对付过疫病。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东坡居士独创的那一帖香方，相传他花了七年的时间收集梅蕊上的雪水，用作香引子。这款香叫“雪中春信”，到底是文学大家，连名字都起得如此诗意。

说了这么多，对于香道我依然不得要领。倘若要我坦白焚香的好处，那就像是结交了个新朋友，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。

论白马黑马，都是马。

AB不是B，AB就是B！那些跨越文史科学、贯穿古今或真或假的悖论，是对刻板认知的颠覆，让我们懂得：真正的认知，从来不是望文生义的肤浅，而是溯源求真的洞彻。字里乾坤大，语中天地宽，这便是汉语之妙、万象之慧。

好笑，笑着说：“人常说，人心要实，火心要空，木炭周边架实，中间留空，报纸要卷实实的。”说着，他亲自示范，同事要帮，他也不让。不一会儿，木炭火旺旺地燃烧起来。

打那以后，我也学会半张报纸笼一盆木炭火。见人还吹嘘，谁能用半张旧报纸笼一盆木炭火？见没人应声时，我骄傲地说：“本帅也！”

听原来在单位的老董说，姚先生为查找历史资料，跑到宁波“天一阁”，一进去，几天都不出来，啃干粮、喝开水充饥，抄了厚厚几大本子。

姚先生先后在城建局、党校做领导工作，干一行爱一行，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。退休后，他主持成立商洛文化研究会。主编《商洛文化研究》，出刊16期，他自己发表文史文章百余篇，像《商洛“下户人”管窥》《明清商洛大移民研究》等。

有了跟他一块儿工作几年的经历，我才打下一定的文字功底，也更明白了该怎样做人做事，这都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。

他还时不时给我打电话，问长问短，还是兄长般关心：事儿做好，人处好，文写好。

遗憾的是，他临走前，我们没能见上一面。